

目 录

工作动态.....	2
中心召开学期工作总结会议.....	2
章太炎、黄侃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3
学术交流.....	6
台湾敦煌学家王三庆教授来我中心访问.....	6
王云路教授赴温哥华参加第四届古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6
王云路教授应邀访问斯坦福大学.....	7
颜洽茂教授访问香港多所大学.....	7
王云路教授赴北京商讨《孙诒让全集》编纂事宜.....	8
方一新教授出席《现代汉语语源词典》编写会.....	8
黄笑山、池昌海参加汉语文化国际研讨会.....	9
北师大王宁教授来我中心访问、讲学.....	9
学术成果简介.....	10
《古代文化语词考论》出版.....	10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心经》出版.....	10
《古文观止译注》出版.....	10
许建平发表《敦煌本〈尚书〉叙录》、《评〈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二文.....	11
研究生动态.....	12
吴锡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12
本中心 2001 级研究生正式报到.....	12
博士后进站.....	12
论文选登.....	13
从《唐五代语言词典》看附加式构词法在中近古汉语中的地位.....	13

工作动态

中心召开学期工作总结会议

2001 年 7 月 5 日上午，本中心召开本学期工作总结会议，人文社科部部长罗卫东、副部长楼含松、褚超孚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中心主任方一新教授、副主任张涌泉教授、王云路教授分别发言，对中心本学期的工作作了全面总结。中心成立以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下，取得了不少成果，运转态势十分良好。这学期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完善了规章制度，在论著发表、奖励等各方面切实做到有章可依。其次，网站建设已经完成。第三，学校资金基本到位，重大项目进展顺利，中心内部各类子课题项目的申报工作正在进行。第四，学术交流频繁，不仅有著名语言学家如美国的拉波夫教授等来中心访问，而且中心成员也到台湾、日本等地进行讲学和交流。第五，三月份成功召开了汉语语源学术研讨会；九月份第二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中心副主任张涌泉还就加强汉语史资料中心的建设等问题谈了设想，提出要把资料中心建成全国一流的语言学资料中心和信息中心。

校人文社科部部长罗卫东说：作为国家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重点人文社科基地，汉语史研究中心是浙江大学仅有的两个基地之一，实际上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争取来的。教育部和学校都十分重视基地的建设。我们一定要继续保持这一优势，汉语史研究中心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拓展研究范围，扩大学术视野。汉语史研究中心不仅要继续保持中古汉语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同时还要引进人才，培养

人才，加强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研究，争取在这两个领域也有一个新的突破。第二、要发掘中心的潜力，要利用各种有利条件，通过召开国际会议、举办培训班等形式来发挥中心的社会效益，扩大中心的影响，谋求中心的自身发展。第三、要加强中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加强与学校各个部门的直接联系，使中心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

会上，中心主任方一新还通报了在北京召开的教育部全国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工作会议的情况。

章太炎、黄侃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9月2日至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和我中心合办的章太炎、黄侃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先后在杭州和海宁召开。来自日本、韩国以及港台等地的近百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

章太炎先生是浙江余杭人，是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他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把学术活动和革命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在哲学、文学、历史学和语言文字学等领域都有突出贡献。特别是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他吸取顾炎武以来清代小学的最佳成果，又接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世界科学先进方法的启迪和影响，在继承中创新，不仅为旧的经学小学作了全面的总结，而且为新的语言文字科学构筑框架，提出理论体系，从而使传统小学真正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可以说，太炎先生是清代朴学的最后一人，同时也是开创近代学术的第一人，无论是治学的精神还是治学的方法，都称得上近代学术史上的巨匠。黄侃先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湖北蕲春人。他早年投身革命，后来一意学术，全面继承了章氏的语言文字之学并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考定古韵二十八部和古声十九纽，影响巨大。又逐一研究古代训诂专书，考求疑难词义，探索文字流变，剖析训诂原理，扩大了训诂学研究和应用的领域，并初步建立了训诂学的理论体系，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语言文字学外，黄侃先生在经学、文学和哲学上也有相当高的成就。章太炎、黄侃先生治学既重根底而能贯通经史哲文，又重理

论而能总结规律方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被学术界合称为“章黄之学”。

今年适逢章太炎先生逝世 65 周年、黄侃先生诞辰 115 周年，为了纪念两位先生，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及古籍研究所、浙江省园林局章太炎纪念馆（章太炎研究会）、海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合办，共同组织召开这次“章太炎黄侃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分为两个阶段，9月2日在杭州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邵逸夫科技馆举行章太炎、黄侃先生纪念会，9月3日至4日在海宁宾馆举行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怀着崇敬的心情缅怀二位先生，围绕章黄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讨论，充分肯定了章黄为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章黄作为继承传统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革新学术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态度、治学方法及学术成果，始终是和振兴中华、复兴中国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仅促成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过渡，在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会议提出，当代学者应该象章太炎、黄侃先生那样，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肩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并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之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次会议得到当地政府及有关机构的大力支持。杭州市及海宁市有关领导分别在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上讲了话。

附：黄书孟副校长在章太炎黄侃先生纪念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

由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办，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杭州章太炎纪念馆及章太炎研究会、海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合办的“章太炎黄侃先生纪念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了。我谨代表浙江大学向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这次会议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

章太炎、黄侃先生是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辛亥革命的先驱，也是名震中外的国学大师。在清末民初那段风云激荡的年代里，他们满怀对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挚爱，孜孜不倦地执著**追求，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光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太炎先生是浙江人，他继承了浙江悠久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把浙江学者代代相传的学术事业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太炎先生还培养了如鲁迅那样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校古籍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也是太炎先生的弟子。作为浙江大学的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为浙江有太炎先生这样的大师感到无比的骄傲。今天，在太炎先生、黄侃先生爱国精神和治学精神的感召下，在亮夫先生的培育下，浙江大学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继承了先辈们的优良学风，刻苦学习，顽强拼搏，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太炎先生、黄侃先生和亮夫先生开创的学术事业正在浙江大学得到延续和发扬，我们为此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当然，和兄弟院校相比，我们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衷心希望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继续关心、支持浙江大学的传统文化研究，使之达到更高的水平，取得更大的成绩。

最后，向多年来为章太炎、黄侃研究，为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付出心血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预祝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学术交流

台湾敦煌学家王三庆教授来我中心访问

7 月 13 至 16 日，著名敦煌学家、台湾成功大学文学院王三庆教授来访。台湾成功大学是我校的兄弟学校，两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已有许多联系和交流。作为成功大学文学院的前任院长，王三庆教授这次来访，就加强两校人文学科、特别是汉语史研究中心与成功大学中文系的合作事宜与本中心方一新、张涌泉、王云路教授进行了商谈，并达成了一些初步意向。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廖可斌教授也会见了王三庆教授。

王云路教授赴温哥华参加第四届古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四届古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1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哥伦比亚大学亚洲语言研究中心高岛谦一教授主持会议。本中心王云路教授应高岛先生之邀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四声调序与复音词的语素排列》的大会发言。

出席会议的有法国、挪威、日本、美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学者总计约 60 人，提交的论文有 50 余篇，中国大陆学者郭锡良、蒋绍愚、江蓝生教授等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大家就古汉语语法的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开得紧凑、高效，气氛热烈而有序。

前三届古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瑞典、巴黎和北京召开。下一届古汉语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初步预定将在台湾召开。

王云路教授应邀访问斯坦福大学

8月19日至23日，本中心王云路教授应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系主任孙朝奋教授邀请访问了斯坦福大学。王云路教授访问了亚洲语言系，参观了藏书丰富的学校图书馆、中文图书馆和著名的博物馆，并与亚洲语言系的教授就中古、近代汉语语法词汇等问题以及学术交流事宜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颜洽茂教授访问香港多所大学

8月5日~8月15日，本中心教授颜洽茂博士访问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颜洽茂教授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并与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双庆教授、庄初升博士晤谈，向中心赠送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佛教语言阐释》。该中心成立于1966年，1979年易名为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80年易为现名。该中心致力于中国语文之全面研究，包括文字、语法词汇等；日常工作则为出版《中国语文研究》、《中国语文通讯》及各类语文书刊；搜集中国语文研究资料；对粤语闽语及客家话作深入研究。

颜洽茂教授还参观了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并与中心主任郑培凯教授、中心助理主任马家辉博士就今后的合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香港与内地学术界的合作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如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丁邦新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孙宏开教授合作，从事一个为期三年（2000~2003）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并获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局拨款110.7万港元资助。

作为研究计划的主要研究人员，丁邦新教授联同科大语言学博士后吴和得博士

负责理论构想与使用数据库的要求，以及与台湾、国外地区的联系；而孙宏开教授及内地学者则负责数据库的设计，执行资料输入及标注工作，并与国内学者及机构联系。本课题将解开汉藏语发展之谜，揭示中华民族发展之轨迹。

王云路教授赴北京商讨《孙诒让全集》编纂事宜

7月18日，本中心王云路教授赴北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汇报《孙诒让全集》编纂的筹备工作。

孙诒让先生是清末杰出的学者，在经学、小学、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还是先进的教育家和实业家，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除了《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迻》等著作之外，孙诒还有许多研究成果尚未整理问世，一些手稿、札记、眉批等珍藏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和浙江省内外的其他图书馆。整理出版《孙诒让全集》，对于推进学术研究，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也是对孙诒让先生最好的纪念。

由许嘉璐教授任主编、本中心副主任王云路教授和语文出版社李建国编审任副主编的《孙诒让全集》编纂工作已经开始启动，清代著名语言学家孙诒让的家乡浙江瑞安市政府给予充分的支持。许嘉璐教授就编纂工作的细则等诸多问题作了具体的指示。

方一新教授出席《现代汉语语源词典》编写会

2001年7月27~30日，《现代汉语语源词典》第二次编写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大学、宁波大学、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等

国内多所高校、出版社的专家学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江蓝生研究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梅维恒教授也应邀到会。本中心方一新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3月份首届汉语语源学术研讨会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编纂《现代汉语语源词典》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包括：本词典的编纂目的和读者群，语料库的利用和开发，词语的溯源和探流，标注方言，引例与理据说明等，对上述这些问题，学者们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初步形成了共识，为展开正式的编纂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黄笑山、池昌海参加汉语文化国际研讨会

本中心研究人员黄笑山教授、池昌海副教授参加了2001年8月15~19日在新疆大学举办的汉语文化国际研讨会。

到会的一百多位海内外专家，分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双语和理论语言学三个组进行讨论。会上黄笑山做了题为《〈切韵〉元音分韵的假设和音位化构拟》的大会报告，池昌海做了题为《汉语贬佛语汇与汉民族宗教心理》的重点发言，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

北师大王宁教授来我中心访问、讲学

9月5日，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宁先生来本中心访问，并为师生作了题为《谈汉字在汉语研究中的作用》的学术讲座。王教授充分肯定汉字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从汉字的形音义互求、强调系统、整体与完形的分析方法三个方面来剖析汉字的特点。强调不要机械地照搬西方语言学理论，而要从汉语的实际特点出发去研究语言。王宁先生还解答了中心师生们的提问，并向大家介绍了她在汉字构形学方面的新著。

学术成果简介

《古代文化语词考论》出版

本中心黄金贵教授的新著《古代文化语词考论》于 2001 年 7 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收录了作者从 20 年来发表的古代文化语词训释文章遴选出的 21 篇，计 19 万字。全书有论有考，以考为主，涉及古代服饰、饮食、交通、建筑、传播、法律、民俗、地理、农业、天文、教育、政制、水利、音乐、舞蹈等诸多文化类疑难语词。这是作者第一本训诂文集，也是古汉语界第一本专以文化类疑难语词为研究对象的训诂著作。所收文章从研究方法上可分从语言研究文化和从文化研究语言两类，每一类中也考虑到各种论题、形式、方法，并录一篇关于古代文化词语训释的方法论论文，以冀在传统训诂学和文化语言学的发展上也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心经》出版

由本中心教授颜洽茂博士点校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心经》（线装本）4 月份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金刚经》、《心经》属于大乘般若部经典，是般若类经典的核心与精华，曾对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古文观止译注》出版

由本中心青年副教授许建平参编的《古文观止译注》（上）于 2001 年 1 月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字数 25 万。该书上下册，十二卷。其中上册凡六卷。本书充分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作者对每一篇选文作了题解、注释、翻译。是为中等文化程度读者阅读的传统文化的普及性读物。

许建平发表《敦煌本〈尚书〉叙录》、《评〈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二文

本中心许建平副教授于 2001 年 5 月在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发表《敦煌本〈尚书〉叙录》一文，约一万字。

敦煌遗书《尚书》残卷，是藏经洞所出儒家经典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对之进行研究的学人了较多。本文总结前人成果，加上自己收集所得，共为 47 号《尚书》残卷作了叙录，主要是对各残卷的完缺情况、定名依据、缀合情况与理由以及前人考证之得失。

许建平副教授于 2001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发表《评〈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文，约六千字。

敦煌《论语集解校证》一书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对敦煌《论语集解》残卷进行辑校的著作。本文详细分析了它的优点及其价值，同时也指出了它须改进的一些缺点及不足之处。

研究生动态

吴锡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8 月 16 日，本中心博士研究生吴锡根的《〈金瓶梅词话〉的特殊句式研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吴博士的导师为祝鸿熹教授，答辩委员会主席为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本中心副主任张涌泉教授。

本中心 2001 级研究生正式报到

9 月 11、12 日，本中心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和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二十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正式报到，开始了他们新一轮的学习生活。本中心于 16 日上午召开了迎新大会。中心的研究生导师出席了迎新会，并向新同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他们的到来。

博士后进站

2001 年 7—8 月，四川大学中文系陈秀兰博士（已分配到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南开大学中文系刘晓红博士相继进入本中心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作研究工作。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陈秀兰计划进行六朝诗文与佛典语言的比较研究，刘晓红计划进行汉语词汇系统的研究。

论文选登

从《唐五代语言词典》看附加式构词法

在中近古汉语中的地位

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云路

摘 要 本文从构词法角度评价了《唐五代语言词典》的重要学术价值，并以该词典为例，探讨了附加式构词法在中古近代汉语中的历史地位，说明附加式双音词是汉语词汇双音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提到附加式复音词（也就是词根加词头、词尾，也称前缀、后缀），通常的观点是：汉语中词缀附加法在构词上不占重要地位，汉语不像英语那样有一望而知的附加成分，其例证总是上古的“老”、“儿”、“头”等寥寥几个。而笔者从众多汉魏六朝语汇例证中发现：附加式双音词很有规律，分布广泛，是汉语词汇双音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但名词、形容词及副词有词根与词缀结合的附加式双音词，动词中同样存在此种构词方式；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复音节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趋势，附加式复音词在中古近代汉语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读了江蓝生、曹广顺先生编著的《唐五代语言词典》¹，笔者对于这一观点有了更坚定的认识。虽然体例所限，《词典》不能就此问题展开讨论，但其鲜明的语法观念却在词条中处处流露出来，尤其构词方面关于词缀的分析在其释义中随处可见，成为该词典的一大特色。

¹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出版。以下简称《词典》。

这是第一部唐、五代断代语言词典，其意义、价值是多方面的，有许多可称道者，其收词、立项和说解都有许多精到之处。比如“批排”条：“批排，安排，准备。‘批排’为‘排批’的倒文，而‘排批’即‘排比’，‘比’因‘排’连类而加‘扌’旁。

《祖堂集》卷五‘道吾和尚’：‘师曰：如法批排茶鉢，明日我与你勘。’”（第276页）追本求源，说解十分透彻，把偏旁类化造成的演化过程论述得很精辟。

笔者不打算就这部《词典》的诸多价值、特点等逐一论述，而是就其中笔者印象最深的关于词缀方面的内容作一探讨。《词典》中关于词缀等的分析和阐述，是笔者在其他词典中难以见到的，有关论述俯拾即是。这既符合近代汉语的发展趋势和语言实际，也反映了编著者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近代汉语复音词构成方式的透彻了解和把握。

（一）

人们往往忽略了附加式复音词，而把它当作其他类型的复音词。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们通常对附加式了解太局限，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词缀是汉语由单音节向复音节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不善于进行比较研究，而据字面解释。二是汉民族书写复音词时有偏旁类化、偏旁趋同的特点，往往增加相同偏旁，有些词缀的书写形式会发生变化，不明此理就易误解为实语素。三是由于地域或时代的变化，词缀往往改变成音近之字，不理解则容易被某些词缀的写法所迷惑。《词典》编著者能够充分认识和把握词缀的特点与变化规律，科学地揭示了许多复音词的构成方式。

我们举个例子。姚秦鸠摩罗什译《十诵律》卷二十六：“还家摒挡大堂重阁、四合舍、厅舍小房舍，除去种种所有，洒扫清静。”“摒挡”是什么类型的复音词？《玉篇·手部》：“挡，摒挡。”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引汉服虔《通俗文》：“除物曰摒挡。”《集韵·宕韵》：“挡，摒也。”又《集韵·劲韵》：“摒，除也。”由以上字书看来，“摒挡”似乎是并列式复音词。

我们再看其他例子。《世说新语·雅量》：“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馀两小簏，著背后，倾身障之。”“屏当”是收拾、清理义。“屏”何以有此义？“屏”的本义是照壁，即正对着门的小墙，其作用是遮挡门口视线，因而有隐藏、掩蔽之义。《书·金縢》：“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孔传：“屏，藏也。”“屏风”

得名正源于此。由隐藏、遮蔽义引申，即有收拾、整理之义。因而又添加偏旁写作“摒”。

《广雅·释诂三》：“摒，除也。”王念孙疏证：“摒，字通作屏。”添加后缀构成附加式复音词则是“屏当”或“摒当”，偏旁类化又作“摒挡”。

又作“併当”。《世说新语·德行》：“(王)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併当箱篋。”

又作“併讙”、“併挡”。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卷十五：“波夜提，若上座嘱下座教敷床已，若上座置衣著床上，下座得去；若不置一物，下座应为併讙，若不併挡，嘱上座已去无罪。”

又作“拼挡”。梁僧伽婆罗译《解脱道论》卷三《分别行品》：“问云：‘何以卧坐？’‘欲行人眠不驶，眠先拼挡卧处，令周正平等，安隐置身，屈臂眠，夜中有唤即起，如有所疑即答。’”

又作“併儻”。《敦煌变文集·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地狱与心全併儻，畜生有意总教空。”

“併”也有排除、摒弃义。《荀子·强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杨倞注：“併读曰屏，弃也。”清理与排除、摒弃义相因。《庄子·天运》：“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郭象注：“并者，除弃之谓也。”亦其例。而“当”字并无此义。所以说“屏当”、“摒挡”、“拼挡”、“併当”等属于后附加式构词方式，“当”或“儻”“挡”等均不表义。某些字书的解释是惑于偏旁类化的书写形式，不可信。

《词典》的编著者则独具慧眼，每每明确指出“当”为动词词缀。“当”字条，编著者说：“③助词，用在单音节动词之后，相当于‘着’，尤以‘记当’、‘问当’常见。《变文集》卷二《庐山远公话》：‘善庆闻之，切须记当。’又卷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纵由算当更无人，应是三宝慈悲力。’”（第85页）“问当”条说：“问当，问。当，词缀，唐代多用于动词之后，不为义。《变文集》卷五《维摩诘经讲经文》：‘维摩卧疾于方丈，仏敕文殊专问当。’”（第371页）

关于动词的后附加成分，《词典》编著者通常所用的术语是“助词”或“词缀”。不同的称呼，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词语构成本质的一致理解。无论称为“助词”还是“词缀”，都已经表明了“记当”、“问当”、“算当”中“当”的附加性质。事实上，以“当”附于单音节动词之后构成的双音词有许多，除了上面举到的“屏当”之外，我们再举

几个例子。

知当。《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据伯 3394 号录《唐大中六年(852)僧张月光、吕智通易地契》：“立契(已后)，或有人忤吝园林舍宅田地等，称为主记者，一仰僧张月光子父知当。”斯 1291 号《曹清奴便豆麦契》：“(若身)东西不在，一仰保人段与子知当代还。”斯 1475 号《寅年令狐宠宠卖牛契》：“如后牛若有人认识，称是寒盗，一仰主宝知当，不干卖(买)人之事。”《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唐总章元年(668)左憧熹买草契》：“如身东西不在者，一仰妻儿及保人知当。”《敦煌资料》第一辑(五)《唐大中六年僧张月光易地契》：“如身东西不在，一仰口承人知当。”又作“祇当”。伯 3155 号《唐天复四年(904)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其地内除地子一色，馀有所著差税，一仰地主祇当。”《敦煌资料》第一辑《唐乾宁四年张义全卖宅舍契》：“其舍一买已后，中间若有亲姻兄弟兼及别人称为主己者，一仰旧舍主张义全及男粉子、友子祇当还替，不干买舍人之事。”《敦煌变文集》卷三《下女夫词》：“通问刺史，是何祇当？”“知当”、“祇当”即“知”，承担、负责之义。“当”为后缀，不表义。²

勘当。即勘察。《朝野僉载》卷五：“差使推光，疑书是光书，疑语非光语。前后三使推，不能决。敕令差能推事人勘当取实，僉曰张楚金可，乃使之。”

配当。即配，搭配，组合。《周礼·地官·乡师》“修其卒伍”贾公彦疏：“百人为卒，五人为伍，皆须修治，预为配当。”《礼记·学记》“言及于数”孔颖达正义：“犹若一则称大一，二则称配二仪，但本义不然，浪为配当。”

般当。犹言“般配”，匹比。《敦煌变文集》卷四《降魔变文》：“忽见宝树数千林，花开异色无般当。”又：“牙上各有七莲华，华中玉女无般当。”(见《词典》第 13 页)“般”有比并之义。《敦煌变文集》卷四《降魔变文》：“六师自道无般比，化出两个黄头鬼。”此以“般比”同义连言，就是比。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般’就是《孟子·公孙丑上》‘若是班乎’的‘班’，赵岐注：‘班，齐等之貌也。’”

断当。犹言了断，处理。陈希声《弄云亭》：“已共此山私断当，不须转辙重移文。”

勾当。处理，料理。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时俯及关晏，钧未办醪，……对

²参《词典》第 448 页、第 443 页，又参张涌泉先生《俗语词研究与敦煌文献的校理》一文，载《文

曰：“极细事耳。郎君可以处分，最先勾当何事。”“勾”有检验处理事情义。颜师古《匡谬正俗》卷八：“今之官文书按检覆得失为之勾，音禡，何也？答曰：“……其讫了者，即以朱笔钩之，钩字去声，故为禡音耳。”

了当。即了，了结。《水浒传》第45回：“我和你明日饭罢去寺里，只要证明忬疏，也是了当一头事。”

《词典》的编著者不仅注意同类词的横向联系，还将视野放得很远，从纵向上把握不同时代词缀的演变过程。“馨”字条曰：“词缀，常接在代词、形容词之后。张文成《游仙窟》：‘婀娜腰支细细许，眼子长长馨。’王梵志诗一四五首：‘看客只生馨，从你痛笑我。’按：‘馨’为晋宋时俗语，其时多作‘馨’，唐、宋时多写作‘生’，间或有用‘馨’者。”（第390页）“宁馨”条也明确指出：“宁馨，如此。馨，形容词词缀。”（第265页）举一反三，把一个附加成分的不同写法和演变过程揭示得明明白白。

“馨”是六朝时期出现的后附加成分，所构成的常见复音词有“如馨”、“尔馨”、“宁馨”等。其含义是如此、这样，可以作定语、作谓语，还可以作补语。

《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尔馨语”犹言这样的话。又《品藻》：“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唯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此为“尔馨”例。

《世说新语·容止》注引《语林》：“王仲祖有好仪形，每览镜自照，曰：‘王文开那得生如馨儿！’”王文开是王仲祖之父。“如馨儿”犹言这样的儿子，指形象美好。又《方正》：“使君如馨地，宁如斗战求胜？”“地”亦语助。“如馨”一词的结合还不很紧密，有时中间可以插入其他词语。《世说新语·文学》：“明日，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翬如生母狗馨。’”又《忿狷》：“（王）螭拔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即其例。此为“如馨”例。

再看“宁馨”例。《晋书·王衍传》：“王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

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姬，生宁馨儿！’“宁馨儿”与“如馨儿”同。唐刘禹锡《赠日本僧智藏》诗：“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明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九《谚原》“阿堵”条曾引马永卿《懒真子》曰：“阿堵，犹今所谓兀底也；宁馨，犹今云恁地也。”“宁”（包括“尔”、“如”）有如此之义，“馨”为后附加成分。“宁”也可以有前附加成分。《祖堂集》卷十四《江西马祖》：“心地随时说，菩提亦只宁。”《景德传灯录》卷五“司空山本净禅师”：“会道亦如此，到头亦只宁。”《词典》收“只宁”一词，释为“这么，如此”，是有见地的。（第447页）

由“馨”音变，唐宋时又有了“生”。唐李白《戏赠杜甫》：“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游仙窟》：“十娘问：‘若为赌宿？’余答曰：‘十娘输筹，则共下官卧一宿；下官输筹，则共十娘卧一宿。’十娘笑曰：‘汉骑驴则胡步行，胡步行则汉骑驴，总悉输他便。黠（当是黠之误）儿递换作，少府太能生！’”宋杨万里《过五里迳》：“野水奔来不小停，知渠何事太忙生。”《祖堂集》卷六“黄蘗和尚”：“因分卫而造一门，云：‘家常！’屏后有老女云：‘和尚太无厌生！’”是读音、字形、用法均发生变化，如不细心，是难以寻其踪迹的。编著者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揭示了二者的联系。由此可知，现代口语有“好生干”，犹言“好好干”，“生”也是词缀。

（二）

王力先生曾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³要发现词与词之间的这种联系，不能对词语只作单个的、零散的分析，而要把同类型词语集中起来进行考察，从而发现其间秩然有序的条贯，或者说是构词规律。要有俯瞰全局的本领，善于概括出同类词语的本质特色。《唐五代语言词典》不是研究词语构成规律的论著，其体例不允许展开论述。但编著者从其对单个词语的分析和阐述中，已经揭示了这样一种看待词语的方法。这是笔者阅读《词典》的一个最突出的感受。

《词典》的编著者善于联想，常常把一些看似不相干的词语串联到一起，从而在词语之间架起桥梁，使我们清晰地看出词与词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系统性，大

³详见《汉语史稿》下册第四章《词汇的发展》第545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大突破了通常词典释词时的局限。

如“些子，少许，一点儿。子，词缀。”（388页）“小子，犹‘些子’。一点儿，少许。子，词缀。”（387页）“无多子，没有多少，不多。子，词缀，唐五代可用于表示少的数量词之后。如‘些子’。”（373页）像这样的词条不胜枚举，既解释了词义及其构成方式，又照应了词语之间的联系。

“能个”条曰：“如此，这样。个，结构助词，犹‘底（地）’，唐宋之际与‘底’、‘地’并行使用，‘个’在南方的文献资料中出现较多。皮日休《夏首病愈因招鲁望》：‘贫养山禽能个瘦，病关芳草就中肥。’”（261页）“能”本有“如此”义，在六朝文献中多见（例略），附加后缀“个”而成为双音词。《词典》有释义，有例证，更有分析，透彻而有条理，并说明“个”与“地”、“底”同类，不仅注意同类词缀在不同地域的特殊性，还注意词缀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过程。这是其他类型词典所难以做到的。

编著者沟通词语之间联系的另一有效手段，是在解释单音词时说明其词缀的用法。蒋绍愚先生说：“在我们还无法描写一个时期的词汇系统的时候，只能从局部做起，即除了对单个的词语考释之外，还要把某一阶段的某些相关的词语（包括不常用的和常用的）放在一起，作综合的或比较的研究。”⁴词典的体裁、体例都决定了编著者不可能进行系统和大规模的比较研究，然而《词典》在具体释词时，采用的正是此种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单音词义项的设立上，《词典》把词缀用法作为义项逐一列出，每一义项又举不同的例证。既有综合，又有比较，因而其内涵就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词典的范畴。

如“当”条：“（3）助词，用在单音节动词之后，相当于‘着’，尤以‘记当’‘问当’常见。……（4）助词，用在单音节称谓词之后，不为义。……（5）助词，用在单音节副词之后。……”（第85页）此说甚确。近、现代汉语中，以“当”作为后附加成分的复音词颇多，除了上面谈到的动词后缀之外，“当”还可以与其他语素构成名词或副词。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兹不赘引。

再如“来”字条的第四义项是：“名词词尾，放在表时间的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表时间的名词。”所举例证有：李白《对酒》：“昨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孙鲂

⁴见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7页。

《杨柳枝》词：“何似晓来江雨后，一行如画隔遥津。”《敦煌变文集》卷一《捉季布变文》：“小来父母心怜惜，缘是家生抚育恩。”（第219页）如果把“昨来”、“晓来”、“小来”孤立看待，就不会得出这样精确的结论。“夕来”条解释说：“犹‘夜来’。昨晚。来，常与时间词结合使用。”（377页）“晓来”条说：“早晨。来，多用在时间词后作词缀。”（387页）不仅解释词义，还解释其构词方法。

“其”条：“语助词，一般附在单音节动词后面，没有实义。”例证如《敦煌变文集》卷二《庐山远公话》：“有一群贼，姓白名庄。说其此人，少年好勇。”又卷四《降魔变文》：“未审国相之家，儿女有其多少？”（第292页）其实，“其”还附于其他副词之后。如“如其”、“必其”、“忽其”、“何其”等。

“自”条的第六义项是：“用在单音节副词、形容词、助动词等后面作词缀。六朝已多见，唐时更普遍。”所举例证是：崔璞《奉酬皮先辈霜菊见赠》诗：“争奈病夫难强饮，应须速自召车公。”杜甫《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呈苏涣侍御》诗：“道州手札适复至，纸长要自三过读。”（第462页）再如“子”为名词词缀（第461页），“家”为“代词词尾”（第179页）等。

像这样系统地在解释单音词时条分缕析地阐释其在构词法中的作用，在其他断代语言词典或大型语言词典中笔者都还没有见到。这里渗透着编著者对汉语词汇、尤其近代汉语词汇构成方式的深刻理解，也体现着编著者在词典中巧妙进行比较研究以解释词义的智慧 and 统领全局的能力。因而《词典》编著者常常能够发现较为特殊的词缀。

如“个”为词缀，《词典》中屡有揭示。如“些儿”条曰：“一点儿。也作‘些儿个’。儿、个，词缀。吕岩《三字诀》：‘些儿法，合大道；精气神，不老药。’李煜《一斛珠》词：‘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第388页）“自个”条：“自己。‘个’为词缀。”（第462页）“早箇”条：“即‘早’。‘箇’为语助词，无实义。又作‘早个’。”（第427页）“真个”条：“真的。‘个’为助词。”（第439页）按：现代汉语有“真格”，即“真个”的音变。如：瞧他那神气，还动真格的了。

“将”字第九条义项：“助词，用在动词之后，有的表示动作的完成或实现，有的表示动作的持续，有的仅相当于一个语缀。”（第184页）此说甚是。“将”在中古、近代汉语中承担着动词后附加成分的角色。如：

作将 《世说新语·文学》：“刘真长与殷渊源谈，刘理如小屈，殷曰：‘恶

脚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

送将 《陈诗》卷二张正见《泛舟横大江》：“王孙定若远，讵待送将归。”唐储光羲《夜观妓》：“徐徐敛长袖，双烛送将归。”

夺将 《敦煌变文集》卷三《燕子赋》：“燕有宅一所，横被强夺将。”

骑将 唐张籍《赠贾岛》：“蹇驴放饱骑将去，秋卷装成寄与谁？”⁵

(三)

《词典》与其他语言词典不同，不仅在于它的取材（即第一部唐、五代语言词典），还在于它独特的释义角度。《词典》不满足于解释词语含义，还尽量明确其构成方式。以附加式为例，常常鲜明地指出“词缀”（或称“助词”等）性质。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是在单音词义项中专门列出其词缀用法。例已见前。（二）是在解释复音词时明确其构词方式，指出词缀。如“了自”条：“与否定词搭配，表示全无或毫不。自，词缀。唐王维《待储光羲不至》诗：‘了自不相顾，临堂空复情。’”（第232页）这里对词义、用法以及构词方式的分析，都是十分精确的。“了自”犹了，完全。六朝即见用例。南朝齐陆杲《系观世音应验记》第十六条：“下刀斫颈，了自不伤。”《南史·隐逸传下·释宝志》：“蔡仲熊尝问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头左索绳掷与之。”是其证。

有时候，编著者虽然没有写明“词缀”，但其收词、释义已经明确表示了观点。如：“必”条已有“若，如果”之义，又收“必其”条，曰：“如其，倘或，如果。《变文集》卷三《燕子赋》：‘必其欲得磨勘，请检《山海经》中。’”（第22页）显然，“必其”即“必”。与之相似的有“忽其”，《词典》的解释是：“假如，倘若。白居易《题西亭》诗：‘忽其解郡印，他人来此居。’”（第163页）还有“如其”，即“如”。可见“其”为后缀，可与虚词结合。

唐代文献多见与“地”组合的双音词，《词典》中屡屡予以揭示。如：

“忽地”条，《词典》说：“忽地，忽然。地，结构助词。”所举例证是唐王建《华清宫前柳》：“杨柳宫前忽地春，在先惊动探春人。”徐铉《柳枝》词：“歌声不出长条密，忽地风回见彩舟。”（第162页）

⁵唐代例证引自《词典》第184页。

“地”多附于形容词或副词之后，表示状态。

有“背地”。谓背着，不当面。《祖堂集》卷十“长庆和尚”：“师有时云：‘与摩举扬，背地看来却成返仄。’”（第17页）

又有“白地”。犹言“徒然”、“白白地”。唐李白《越女词》：“相看月未堕，白地断肝肠。”王琦注：“白地犹俚语所谓平白地也。”（参第10页）

又有“平地”。唐刘禹锡《竹枝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犹言无端起波澜。“等闲”是无端义，与“平地”义近。前蜀韦庄《喜迁莺》词：“凤衔金榜出云来，平地一声雷。”《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回：“（西门庆）官禄临门，平地做了千户之职，就有如此美事。”“平地”犹言“忽地”，“平白地”。因为“平”有“平白地”之义。唐李山甫《风》诗：“能将尘土平欺客，爱把波澜枉陷人。”即其例。（参第283页）

又有“惨地”。《敦煌变文集》卷六《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如来本自大慈悲，闻语惨地敛双眉。”“惨地”犹言忧伤。唐张读《宣室志》卷十：“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疑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事巾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惨地”与“惨然”同。（参第43页）

又有“刚地”。贯休《山居》：“刚地无人知此意，不堪惆怅落花前。”“刚地”犹言偏偏，恰恰。（第135页）

又有“动地”。独孤及《同岑郎中屯田韦员外花树歌》：“东风动地吹花发，渭城桃李千树雪。”“动地”犹言“忽地”。（第99页）

又有“隈地”。谓背地，暗中。敦煌词《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妻子情，终不久，只是生存诈亲厚。未容三日病缠绵，隈地憎嫌百般有。”又作“猥地”。《敦煌变文集》卷四《降魔变文》：“和尚猥地夸谈，千般伎术；人前对验，一事无能。”（第368页）

又有“暗地”。《隋书·房陵王勇传》：“我所以益怜阿者，常恐暗地杀之。”“暗地”即暗暗地，私下。（参第7页）又有“暗自”。《朱子语类》卷一一九：“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如果“暗自”的“自”是附加成分，那么“暗地”的“地”是否也应属于后附加成分呢？以上皆此类结构。

以上例证多引自《词典》，已经说明《词典》编著者把“刚地”、“隈地”等作为

单个词语对待，“地”似乎应当看作词缀，即形容词或副词的后附加成分，而不是句子中的结构助词。所以从选词到设立义项都充分表明了编著者对构词方式和词义的准确把握。

《词典》有“故自”条：“仍，仍然。全唐诗卷八七二无名氏《嘲伧倭人》：‘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敦煌本《启颜录》：‘偷我麦饭者，只是此人。此人犹不知足，故自仰面看我。’”（第144页）“故自”即“故”，“自”为后附加成分，六朝已多见用例。《世说新语·言语》：“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又《企羡》：“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两髻，葛裙策杖，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不觉至台门。”又《赏誉》：“恭目之：‘王大故自濯濯。’”又：“王神意闲畅。谢公倾目，还谓刘夫人曰：‘向见阿瓜，故自未易有，虽不相关，正自使人不能己已。’”以上例证含义是的确，确实。

有“判自”条：“本来，原本。韦应物《同李二过亡友郑子故第》诗：‘斜月知何照，幽林判自芳。’”（参第275页）按：“判自”还有“自然、当然”义，如张文成《游仙窟》：“元来不相识，判自断知闻。”

还有“尚自”条：“尚且，还。《祖堂集》卷五‘云岩和尚’：‘师云：吾说法尚自不闻，岂况于无情说法乎？’”（第331页）

这些都说明编著者把“故自”、“判自”、“尚自”看作单个词对待，其释义也十分准确，认为“自”不表义。如果把这些词与《词典》“自”条关于词缀的义项（见前引文）结合起来看，就会更明确了。

关于“自”作词缀的讨论，近年来很热闹。“自”作为词缀的例证在六朝时期已经十分普遍，其特点是多与单音节副词结合，构成双音节副词。这里补充一组表示“亲自”意思的例证。

口自 犹亲自、亲口。《南齐书·沈文季传》：“高宗欲以文季为江州，遣左右单景隽宣旨，文季口自陈让，称年老不愿外出，因问右执法有人未，景隽还具言之。延兴元年，迁尚书右仆射。”

躬自 犹亲自。《宋书·谢朓传》：“尝药奉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营疾懈倦，躬自执劳。”《南齐书·高逸传·杜京产》：“京产请瓛至山舍讲书，倾资供待，子栖躬自屣履，为瓛生徒下食，其礼贤如此。”又《臧荣绪》：“荣绪幼孤，

躬自灌园，以供祭祀。”又《孝义传·公孙僧远》：“弟亡，无以葬，身贩贴与邻里，供敛送之费。躬负土，手种松柏。”“躬”与“手”都是亲自义。《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辞曷为与亲弑者同？”何休注：“亲，躬亲也。”竺大力共康孟详译《修行本起经》：“王敕群臣百官导从，躬亲迎佛。”此以“躬亲”同义连言。

亲自 《东观汉记》卷十八《曹褒传》：“在射声，营舍有停棺不葬者百余所，褒亲自履行，问其意故。”《南齐书·魏虏传》：“虏怀兼弱之威，挟广地之计，强兵大众，亲自凌殄，旌鼓弥年，矢石不息。”“亲”即有亲自义。《左传·僖公六年》：“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南齐书·魏虏传》：“每使至，宏亲相应接，申以言义。”《南齐书·王思远传》：“宋建平王景素辟为南徐州主簿，深见礼遇。景素被诛，左右离散，思远亲视殡葬，手种松柏。”此例“亲”与“手”对应，都是亲自义。

身自 犹亲自。《汉书·万石君传》：“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溲，身自澣洒。”《南齐书·魏虏传》：“每营买祭奠，身自看视，号泣不自持。”又《袁彖传》：“彖与旧奴一人，微服潜行求尸，四十馀日乃得，密瘞石头后岗，身自负土。”“身”即有“亲自”义。《世说新语·简傲》：“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

手自 犹亲自。后汉人译《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恶友品》：“王第一所重夫人即便有娠，第二夫人亦皆有娠，王甚欢喜，手自供养。”《三国志·吴志·潘濬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濬出，见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坏之。”《宋书·后废帝纪》：“皆躬运矛铤，手自齧割。”《南齐书·高逸传·臧荣绪》：“尤善《左氏春秋》。太祖为领军，素好此学，送《春秋》《五经》，康之手自点定，并得论《礼记》十馀条。”

“手”有亲自义。《东观汉记》卷十六《班超传》：“超手格杀三人，斩得匈奴节使屋赖带、副使比离支首及节。”《世说新语·尤悔》：“日莫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於车中手取车柱撞馭人，声色甚厉。”《南齐书·良政传·刘怀慰》：“太祖闻之，手敕褒赏。”又《崔慧景传》：“恭祖秃马絳衫，手刺倒贼。”唐白居易《南园试小乐》：“红萼紫房皆手植，苍头碧玉尽家生。”又宋范成大《岩桂》诗：“越城芳径手亲栽，红浅黄深次第闻。”“手亲”系同义连言，也是亲自义。

以上“口自”、“身自”、“手自”、“亲自”等几组词作副词，都表示亲自的意思，为后附加式复音词。

(四)

我们要探讨词与词之间的密切联系，还要探讨词语内部语素间的联系，这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工作，《词典》在有关词缀阐释方面也似有可以改进者，这里谈几点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教于编著者和读者。

前面已经说过，《词典》编著者视“词缀”和“助词”为含义相同的定义，如上文举到的“馨”字条已经明确指出“馨”和“生”是“词缀”。“甚生”条说：“即‘甚’，什么。‘生’为词缀。……参看‘生’④。”（第335页）“生”字条第四义项又说：“助词，用在形容词、副词、疑问代词之后，不为义。”（第335页）从几处所举例证可以看出，“馨”与“生”起相同的语法作用。这也说明编著者用“词缀”和“助词”表示同一含义。

再如“当”字条，编著者说：“③助词，用在单音节动词之后，相当于‘着’，尤以‘记当’、‘问当’常见。”（第85页）“问当”条说：“问当，问。当，词缀，唐代多用于动词之后，不为义。”（第371页）显然，“问当”之“当”，可以称“助词”，也可以称“词缀”，所以在《词典》编著者看来，“助词”与“词缀”指同一概念。

《词典》中还常出现“结构助词”的说法⁶，又有“语助词”的说法⁷，有“词尾”的说法⁸，大体上表示的是附加成分，也就是词缀。《词典》如果将术语统一起来或在前言中作一交代，可能会更便于理解。

《词典》释义似有未尽确者。如“为”字条：“犹‘请’，用于动词之前。”所举例证有：白居易《山中问月》：“为问长安月，谁教不相离。”刘禹锡《葡萄歌》：“为看持一斗，往取凉州牧。”《敦煌变文集》卷一《汉将王陵变》：“为报北军不用赶，今夜须知汉将知。”此条下已经有“为报”之例，又另立“为报”条：“替我传言，替我告诉。”所举例证是：杜甫《泛江送魏十八》：“若逢范与岑，为报各衰年。”《敦煌变文集》卷一《孟姜女变文》：“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说解似不尽一致。又“为言”条：“以为，认为。为，通‘谓’。”所举例证是：《敦煌变文集》卷一《孟姜女变文》：“为言坟垅有标提（题），壤壤骷髅若个是？”又《伍子胥变文》：“为言

⁶参上引“能个”条。

⁷参上引“其”条、“箇”条

⁸参上引“家”条

旬月即还，不知平王诛戮。”（见第367、369页）窃以为“为问”即问，“为看”即看，“为报”即报，“为言”即言，分别表示询问、问候；看见；报告、告诉；以为、告诉等义。“为”只是凑足音节的附加成分。⁹

关于词缀的理解，《词典》也有说解未确者。如“力耕家”条说：“农夫，种田人。家，词缀，唐代多用指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的人。韩愈《春雪》诗：‘呈丰尽相贺，宁止力耕家。’”（第227页）“家”为名词词缀，在中古和唐代常见。我们看下面的例子。“侬家”条：“我，第一人称代词。家，词缀。”（第265页）“奴家”条说：“犹‘奴’，第一人称代词，变文中用作指代女性。家，词缀。”（第266页）“我家”条：“我。家，人称代词词缀。”（第372页）“儿家”条：“犹‘儿’，女性自称代词。‘家’，人称代词名词尾。”（第109页）“自家”条：“自己。‘家’为代词词缀。”（第462页）以上五例词缀都是可以省略而含义不变的，即“奴家”、“侬家”、“我家”、“儿家”、“自家”可称“奴”、“侬”、“我”、“儿”、“自”。而“力耕家”犹言“力耕者”，不能称为“力耕”。“家”在此表示某类人，是有实义的，似乎不属于词缀。

我们知道，词缀的主要特征是：（一）词缀去掉后含义不变，如“老”条：“词缀，用于某些名词或姓氏之前，构成双音词。”（第223页）“老兄”可只称“兄”。（二）词缀去掉后词性不变，如“瓦子，瓦片。子，名词词缀。”（第364页）“瓦子”即“瓦”，皆为名词。而“力耕”是动词，与“家”搭配成名词“力耕家”。“力耕家”不与“力耕”等同，正如现代汉语所说的“劳动者”与“劳动”不同。我们再看“相师”条：“相面者。师，指具某种技艺者。”（第386页）此说是。“相”是动词，与“师”搭配成名词。“力耕家”与“相师”为同类结构，其中的“家”或“师”不属于词缀。

再如“头”条：“①名词词缀。寒山诗：‘午时庵内坐，始觉日头暎。’《变文集》卷三《燕子赋》：‘雀儿被吓，更害气咽，把得问头，特地更闷。’②方位词词缀。日本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岩前有六间楼，面向东造，南头置文殊像，骑双狮子。’③形容词、副词词缀。王梵志诗二六二首：‘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¹⁰其中“问头”似乎也不应当看作附加式复音词。上引例证中“日头”、“南头”、“长头”都可以去掉“头”而含义不变，词性不变。“问头”则不然，因为“问”是动词，

⁹详见笔者《中古诗歌附加式双音词举例》一文，载《中国语文》1999年第五期。

加上“头”成为名词，也就是说，“头”往往是名词性的标志，但未必是后缀。比如李白《梁园吟》：“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平头”谓不戴巾帽，指奴仆。其中“头”不是词缀。《王梵志诗》第109首：“莫养图口腹，莫煞共盘。铺头钱买取，饱噉何须虑。”“铺头”即铺，店铺，“头”为词缀。

总的说来，《唐五代语言词典》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断代语言词典，尤其在附加式复音词和单音词词缀功用的阐释方面，显示了深厚的语言学素养和对语词高屋建瓴的驾驭能力，其收词、立义与说解的科学而独特的方法，不仅清晰地展示了唐五代时期附加式复音词的面貌，也给了我们诸多方面的启迪，从而成为这部十分出色的语言词典的鲜明特色之一。

¹⁰ 引例有删节。详见《词典》第359页。